#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二

移宮

太僕寺卿高攀龍書曰垂簾之説出自

皇上何嘗薄待

選侍臣下亦何嘗欲

皇上薄待

選侍賈繼春之揭當時自有誤之者繼春所

以自悔為人所誤也志道言孝經之尊親

不言春秋之亂賊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亂臣賊子
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
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往時諸臣
專以門户錮人謂東朝為大東謂東林為
小東凡有切
宗社之憂者輒目為東林之黨而大東之黨必

歸之小東彼所為門户者如此志道尚忍
循其口吻乎
史臣曰垂簾之說原出奸臣之揑造
而攀龍必曰出自
皇上其矯誣不忠亦太甚矣且賈繼春未嘗悔
而必誣之曰自悔是援儒入墨也王
志道言父子之親正以明君臣之義
而乃曰亂賊喜而忠義懼是錮人作

忠義也且擧龍將以
選侍為亂賊乎抑以安
選侍者為亂賊乎至於大東小東之言出而
真情迸露矣然則諸人所以借題生
事者不過以張東林之幟耳豈顧父
子之親君臣之義哉
給事中王志道復書曰垂簾二字見於章
奏非見于

聖旨見于章奏則前疏所謂設為不然之慮激

切及之也見于

聖諭則

皇上近來屢

旨既明言一時之

諭不無忿激矣此何不可將順必欲舍後命而

執前言乎前疏斷之以人情者又未可破

也賈繼春之揭正欲不薄待

選侍據來書既以不薄待為是矣上合
聖意下念輿論當日何誤今日又何悔哉繼春
而不悔其言其人皆是也繼春而悔非也
其當時之言是也忠孝何可假人繼春悔
不悔不可知若欲志道效繼春之悔必不
敢也若謂言
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
君臣之義言

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天下事苟悖萬世之經又何可為一時之權耶東朝之黨必歸東林大東小東並挺作對何處得此不臣之語而稱之果見何人章奏果出何人書札自可據而誅之若無所據豈可自標以為佳語耶

史臣曰自孫慎行倡起邪說高攀龍尤以劇談雄辯佐其兇鋒舉朝曾無

敢矯其非者志道獨持大義奮然力爭至于悖萬世之經何可為一時之權二語尤為不刊之論固宜拳龍噤口結舌不能再置一喙也

三月癸丑御史霍鍈上言逆局屢易總此線索一條而垂簾之覬覦復欲傳其衣鉢
乾清久據真可寒心向非楊漣左光斗諸臣拚命力爭二三元老維持左右

聖明在御恩義兼隆臨機決策毫髮不爽天下
事且有不可知者此至今義士忠臣驚魂
未定每一追論輒致慨於亂臣賊子之猶
緩天誅思得一當以沐浴請乃無端而為
開四面之網則臣之所大不解也
四月甲申大理寺少卿范濟世奏曰泰昌
元年八月
先帝違和臣以吏科隨九卿科道後面奉

先帝諭封

選侍且欲速封

選侍此

皇上之所親傳亦諸臣之所共見共聞者也至

二十九日再

召諸臣則

先帝病已危矣言

壽宮要緊言輔

皇上為堯舜又言封
選侍夫
先帝召臣等凡三次矣無不以封
選侍為言者即彌留之際言幾不能出諸口
猶惓惓言封
選侍不置臣有以窺其故矣蓋
先帝四十年青宮
孝元貞太后與

孝和太后相繼賓天朝夕承顔而侍起居者惟
選侍一人號稱
聖意故平居將
皇上與
皇五子託其看管而臨危諄諄然以封
貴妃託
皇上并
諭諸臣也此真

先帝心上一件未了事迄今思之洋洋

玉音猶然在耳而

先帝不可復覩矣慟哉今曾幾何時豈

皇上頓忘當日之光景乎次日是為九月初一

先帝崩臣等哭臨畢隨朝見

皇上于

乾清宮諸臣請初六日

皇上登極并請是日封
選侍蒙
皇上諭禮部進儀注來看亦未嘗不欲封
選侍也迨後議論紛紜
皇上震怒臣是時曾有
先帝言猶在耳
選侍封不可稽留一揭欲出以王安居中用
事煽禍興妖全在此人知時不可為藏之

此与下頁誤訂

先帝遺命封妃則又惟
選侍之所獨有也臣昨歲入都正值
皇上舉第一公主之時因封其母為
慧妃當
選侍生
皇八公主之時
先帝愛公主欲封
選侍其心與

皇上無異特扼於勢而未能行耳且
皇八公主漸次長成矣異日婚配
皇上念骨肉之親勢不得不加以封位既封位
其女又不得不封其母與其後日因
公主之封以封
選侍孰若今日因
先帝之
命以封

笥中臣在里中見
皇上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天地之心也又見
皇上因
信王封東李氏為
莊妃又以手加額曰此

皇上武周之孝也顧今日
莊妃所看管之
信王即前日
選侍所看管之
皇五子也
皇上念
莊妃之勞故加封焉獨不念
選侍之勞乎而

選侍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可以明
皇上承先之孝倘使不封則
先廟實録必書之曰
上欲封李氏為
貴妃已擇吉具儀
上崩
皇太子停封不予如此則天下後世將謂

皇上為何如主則
皇上又何以謝天下後世之口哉祈
皇上勅下禮部加
選侍之封位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移
公主于別宮以全
皇上骨肉之愛猶為不遠之復不然因循而無
變計無論貽譏青史為

皇上威德之累即使後日以今日為家法則凡
愛妃無子者將人人自危再加之以毒璫
弄權表裏為奸何事不有則
宮闈無窮之隱禍寧不自
皇上開之耶
上曰朕體
皇考遺念選侍八妹禮待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

何云太子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
人謀見住
慈慶宮何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
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話來

史臣曰移宮一事在廷諸臣持正論
者僅黃克纘賈繼春徐景濂王業浩
等數人耳不旋踵咸被排擠以去乃
范濟世當虐燄薰天正人箝口之日

發憤上疏請封
選侍犯通國之怒而不顧至今讀其封章令
人有餘痛焉耿耿孤忠真所為百折
不回者矣
給事中阮大鋮奏曰移宮一案以臣子戴
天子以
天子正天位萬世之大經也假令過垂簾不止
則言官虀粉矣然言者自不敢居功而不

可謂言者之身不危也移宮以後恩義兼
盡楊漣與賈繼春所見未有參商無奈借
繼春以齕漣者于中搆鬬不休而去年繼
春一疏其本心一盤托出矣大家為公非
為私矣漣固宜大用而繼春安可不枉下
惠文以展其用清時永錮
聖心忍乎
五月乙丑御史宋師襄奏曰盜寶下獄黃

克纘多方卯翼結爲乾子得不死非劉朝
所感恩而圖報者乎無何而以戎政
內宣矣毛士龍嚴爲抄叅
旨幾中寢非劉朝所頓足而切齒者乎邵輔忠
乘機獻贄無何而以投匭削籍矣
南御史凃世業叅史繼偕疏云試問
先帝憂困東宮堅乎
皇上初登大寶此時羣陰密布中外危疑誰游

國戚之幕誰奉教于里中司寇而以故有
恩者為授受符拚死戴主之楊漣何以去
之惟恐不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奏曰人知賈繼春之
為人誤不知陰陽挑激播散流言名為優
選侍之禮實以解鄭戚之危名為全
聖孝之大實以救劉朝之生以致繼春為風聞
所誤迄今罪璫再處救局轉新尚有望節

鋮者反欲籍以為獄牒之階亦姚宗文之
流毒也
史臣白貫繼春當舉國若狂之日發
憤上書力請篤厚
選侍一腔忠愛
皇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有何誤聽玄乃以此
誣繼春并以誣風馬牛不相及之姚
宗文乎甚矣其巧借題目羅織正人

也

壬寅給事中曾汝召奏曰移宮一事人持
一說幾于聚訟謂
主少國疑之時忽有垂簾聽政之舉令人驚疑
萬一牝鷄司晨憑
先帝遺命以恣其所欲為即有忠計之臣傚夾
日虞淵之故智亦已晚矣何如排闥而入
若楊漣等力請移宮之為見蚤也迨宮已

移矣隙已窒矣倘猶追論不已吹毛求疵
則於
聖德不無少累而且傷
先帝之明惟我
皇上俄焉轉念畧無執滯且恩賚視昔倍有加
焉此一舉也
皇上明同日月斷決江河威迅風霆仁敷雨露
可謂善處宮禁之間而備道全美者矣買

繼春一疏不無過激要以曲全
聖德俾
皇上追大舜之孝而成千禩之名亦忠孝之深
心而忘其顑者也當日之移宮為是則順
從者為非而信史之筆削可輕乎
史臣曰光斗輩亦明知繼春一段忠
愛不容抹殺必欲收入黨中溷白為
黑而移宮之局始堅故或誣其悔或

誣其悞排之于前救之于後皆援儒入墨之計也

御史楊方盛上言移宮往事

聖孝委曲可謂全倫矣而已謝言責之人且猶娓娓不置也覆雨翻雲攪亂一成之局無風起浪顛倒一定之評此何為者耶

范濟世揭曰所謂局者何謂也豈移宮一事亦有局耶豈居一號宮為已成之局而

請移別宮者便為覆雨翻雲而攪亂耶方
盛亦未見
聖旨矣
皇上已先移
選侍于
慈慶宮也使一號宮可居
皇上何必尋別宮使
選侍當居一號宮則亦終身焉而已

皇上何必更移之
慈慶且茲一移也
皇上斷之于獨行之于密不使臣下關其說不
令外廷與其謀
聖天子英明神斷真可為堯為舜度越千古矣
則職之請也猶覺落後一着方戚乃以為
攪亂成局也無乃太板煞乎
丙辰范濟世復揭曰記泰昌元年九月初

一日
先帝宴駕初五日
選侍移宮初六日
皇上登極此天下之所知也初二日吏部九卿
科道公疏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具見忠愛移宮知道了待擇
日即行欽此夫擇日而謂之待則是初四日
尚未定有日期也

選侍即欲離
乾清以避
至尊然不得
聖旨將安適乎此亦事理之易見者謂公疏非
耶責在冢宰謂票擬緩耶責在閣臣謂擇
日遲耶責在欽天監此未可遽為
選侍罪矣觀初五日有即時移宮之
旨選侍不待從人不乘肩輿與

皇五子
皇八公主徒步入一號宮此足以明
選侍不敢抗
至尊以自便矣自古亦有宮闈亂政者其光景
然乎否乎不特此也當初五日早晨未移
宮之前職等科道三人候
皇上于
慈慶宮門外遇王安相揖言曰李娘娘只與

他一號宮不可與他
慈慶宮他就無權了李娘娘待敝道們怎麼
嚴的昨日有某人為某事早晨跪至午間
還不叫起來昨又使人來請我我說請我
怎的我不去我不曾得娘娘甚麼好處請
走了你我也不去又言
小主每日四叩又言傳盡了宮中銀子方肯
走哩又言欲職等代曹應奎上揭帖覩其

語意其恨
選侍不為不毒然自數語外卒無一字及
選侍他罪者豈彼猶為
選侍回護不欲盡言耶抑別無罪過可言耶
職謂彼興妖煽禍者以此至九月二十三
日去移宮已幾二句有揭帖欲優禮
選侍始有
聖諭責備

選侍迨爭之愈急
聖諭愈嚴使非有揭帖相爭則
皇上相忘亦已久矣觀最後有朕一時傳
諭不無忿激之
旨則其情可見矣此皆有年月日時可考非浪
説也然職以為
選侍即有罪過
皇上果不能忘情臣下惟有委曲調停已耳迨

調停再三而
皇上堅不肯以從
冲聖之性氣既不能卒平臣子之事主義不可
過激然後順
皇上之心以平
皇上之氣迨時日既久
聖意漸回然後乘機開導復請移宮復請加恩
如此則

先帝之遺令有終
皇上之孝思不匱庶前事可以結局不作
慼朝一缺事耳今
皇上初無一言且已三年久矣當時臺臣已有
仁至義盡之疏欲
皇上加恩乃至今而尚不欲人言耶言及王安
便羣起而攻之亦
熙朝之奇事矣

史臣曰

選侍當日移宮情景此揭更為詳盡盖濟世方掌吏垣親承

顧命又目擊王安箕踞受揭之狀故追述往事字字逼真非若他人泚聽風聞以意為附會者比也至以委曲調停責望當事諸臣尤為忠愛至論乃諸姦造謀設阱愈毒愈深甚且借安

選侍以傾陷正人罪惡既盈天網難漏諸姦
駢首伏辜又何足惜也
八月己未御史霍鍈奏曰
皇上聖神天縱其優禮
選侍一議久已洞悉於中外而猶一揭不已
再揭繼之再揭不已三揭繼之如范濟世
之所為者夫濟世之一疏三揭無亦中有
物焉自欲言之耳誰能激之使言者且而

既知

選侍為

先帝一寵嬪乎名位固未定也第使保全無恙

已屬

聖仁況乎恩禮有加天下莫不頌服固無庸濟

世贅疣為也而必請加封請移宮之汲汲

試問濟世此舉係何大典禮關何大倫常

其戀戀此一題目于幾年風恬浪靜之餘

是何識見言之不足而屢言意欲何為蓋
濟世生平本無剛腸饒有媚骨而適有中
罪璫之賄者倡安
選侍之說以為傾陷忠良解脫大憝之把柄
於是神飛色喜急投足為安身立命之地
而又不自為首依負一素負清白之望若
賈繼春者多方簧惑使入其術中而已則
縮朒觀望于局外徐觀成敗此其流毒善

類已見一班自是而邪説横行是非倒置
迨毛士龍一處而正人阻喪世道幾不知
所終矣伏乞
皇上將范濟世立賜褫斥以為人臣欺枉陰險
之戒
史臣曰茅焦解衣危論日磾剖心欲
明二臣實見得是卒使其主感悟鉄
等附會邪説而反云安

選侍者乃傾陷忠良解脫大憝之把柄且以
貪淫縱恣之毛士龍而目為正人夫
豈公論耶
丁卯左光斗奏曰先年一月之間遺弓再
泣臣與楊漣力爭移宮蓋親見
皇上之孤危避地之隉卼此時
宗廟
社稷為重臣等只知有

皇上安問其他追公疏繼上觸怒
宮闈摘臣單疏傳呼大臣垂簾處分臣等同
咨諸臣嗑指出血為臣營救無策葢九月
初三日事也賴
皇上不往
乾清取臣疏于
慈慶宮睿覽因發閣票微臣始生臣于時寧
為褚遂良不為許敬宗自分已決事在

皇上屢諭中旣以
宮闈肅清仰求我
皇上恩禮
選侍仁至義盡一疏見在
御前實與賈繼春揭同日拜發臣當奉
明旨詰責旋蒙恩宥而
選侍恩禮日漸加隆事如是止矣後繼春以
借用者挑搆不休卒被嚴譴本一事而强

分作兩題本一念而硬生為兩袒樹欲盡
而風不寧波欲恬而磯不可追漣去繼春
亦去兩人相視不得於言併不得于心此
時科道中所謂借繼春以攻漣因借漣以
攻繼春者是也至今兩次賜環獨爾遐遺
豈
聖明之雨露有私抑人情之愛憎至變而為繼
春者苦矣至如范濟世生平端謹不能借

人亦不受人借衹緣錯認人言以為己誤
繼春因而剖心自明以謝繼春是繼春方
出于借外而濟世竟入其借中臣所為惜
繼春并惜濟世也
史臣曰光斗此疏名為繼春濟世二
臣惜而實以重誣二臣其設計愈巧
而處心愈深矣黨人之欲蠛公議而
必行其謀也如是

南京御史李希孔疏曰

先帝之繼

神廟棄羣臣也兩月之內

鼎湖再號

皇上孑然一身怙恃無托宮禁深閟狐鼠實繁

其于杜漸防微自不得不倍加嚴慎即不

然而以

新天子儼然避正殿讓一

先朝宮嬪萬世而下謂是如何
國體此楊漣等諸臣當日所以權衡輕重亟
以移宮請也移宮矣漣等之心事畢矣本
未嘗居以為功何至反以為罪而禁錮之
屏逐之是誠何心即
選侍久侍
先帝生育
公主諸臣未嘗不力請于

皇上加之恩禮今
皇上既安
選侍又未嘗不安儘可付之無言有何寃抑
而汲汲皇皇為無病之沉吟此臺臣霍鏌
楊方盛所以慷慨而言也

史臣曰三叔流言不利孺子王安倡
議意欲垂簾此日月晦明之關良心
生死之候布孔曰有何寃抑而汲汲

皇皇為無病之沉吟夫以
先帝二十年寵嬪王安罵詈威逼于内揚漣等
誣揑傾陷于外命懸絲髮忧感風雷
而尚云有何寃抑良心澌滅一至此
哉
十月辛酉南道御史王允成上言如移宮
之舉無論噦鸞無論
慈寧不聞其言不當移也而移彼移此之論

又紛囂而不息豈以
新天子而可避舊宮
丁丑南道御史萬言揚上言在昔
先帝賓天危疑叢集當時托孤寄命者何人肅
清宮禁者何人
皇上所褒為忠直者何人自今結綬如旅而
顧命之臣何以不得終其信任此其故可深思
否

#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三

## 移宮

甲子四月乙巳下史館供事監生汪文言
于
詔獄文言者原名守泰徽之休寧人也初充本
縣門役繼為庫吏犯罪走京師因親原任
中書黃正賓薦至內璫王安門下關通賄
賂妄干朝政事露府丞邵輔忠參逆擬徒

其黨庇之復改令名潛匿黨所值
皇考賓天王安以夙憾
康妃揑造垂簾等語潛令文言授意于科臣
楊漣惠世揚周朝瑞臺臣左光斗等令張
大其事區畫已定乘
皇上在
慈慶宮安假傳旨逼逐
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漣等公然以定策自居
文言因是益恣先後銓臣周嘉謨趙南星
憲臣高攀龍等皆與之眡或暮夜往還屏
人密語文言乘機闗説寵賂日章時漣已
躐陞左副都御史光斗已躐陞左僉都御
史化中掌河南道大中躋吏科都給事中
阮大鋮去而奪其位已而銓臣南星創為
一省兩銓司之例調職方郎鄒維璉為稽

勳郎中旋為考功于是給事中傅櫆因爭
維璉不宜調吏部大不悅于南星輩遂疏
論光斗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呈身小
人甘心失節文言以庫胥竊藏擬戍潛逃
父事王安交通內外事露擬配未盡厥辜
復改易名字營納中書光斗身在憲府不
能追論而引為腹心大中職忝諫垣不行
驅除而助其資斧自是血脈潛通機鋒迸

露相與招搖都市攬泊陞遷一借權璫為名而群姦實收其利一借銓衡為市而端人反受其名長此陵夷害且貽國疏上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史臣曰文言市井無賴閭里不齒此何許么麿而一時標榜自號為正人君子者盡入其牢籠資其援引嗟乎士風至此寧復知人間羞耻事乎罪

惡既盈天奪其魄假手傳樾首發姦
狀雖黨與寔繁刑章未正而群姦罪
惡已無所逃于天地間矣

丙午大學士葉向高疏乞歸因言內閣辦
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題先斗大中之善
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跡甚
明無可推托願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是日僉都御史左光

斗都給事中魏大中俱疏辯交汪文言大
中云文言游于縉紳間江右縉紳多與之
交不獨臣一人光斗云汪文言之昭雪則
前司寇總憲其題授中書則閣臣葉向高
所引臣不聞也
上皆置不問已而銓臣趙南星亦極力救之掌
北鎮撫司事指揮劉僑畏漣等不敢竟其
獄文言僅獲杖而歸

六月己丑

上召禮部官至

文華門令司禮監傳

諭

先帝選侍傅氏李氏誕育皇妹撫養劬勞尚未

封號朕念皇妹年已長成且婚期在邇禮部

便查例具儀來行已而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六妹婚期已近而

皇八妹婚期尚遠、
選侍李氏似不宜封況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
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為也唯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併舉行

七月戊寅

命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捧

冊封

光廟選侍傅氏為

懿妃李氏為

康妃

史臣曰此

皇上之遵

遺命也夫
冊封選侍本
先帝憑几之言因楊漣等造垂簾之語而群小
附之故遲至今日而後議舉行葢漣
等氣焰正盛足以箝正論而必欲行
其本謀故耳迨
睿斷不撓
恩禮旋渙而中外臣民益曉然知因上行私者

之罪大矣
十月戊戌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己亥罷左
都御史高攀龍先是山西缺撫臣大中以
太常寺卿謝應祥曾令于其邑有師生誼
囑署選員外郎夏嘉遇言于南星違衆議
用之旋為御史陳九疇所糾發互相訐辯
上怒甚大中嘉遇九疇俱降謫南星攀龍各不
自安上疏求罷

上遂允之給事中沈惟炳疏救亦降調大學士
韓爌朱國禎臣秉謙朱延禧魏廣微以免
放冢卿降處言官
御批徑發不復到閣又
發下左都御史高攀龍本并
御筆原改票帖一時一事免二大臣向所未有
其于國體不無有傷具揭陳
請祈留二臣并宥言官

上諭以
祖宗設立會推會看原非為師生植黨比今冢
臣憲臣附和依違全無公論知有情面不知
有朝廷或
世廟時必不敢如此其沈惟炳妄言逞臆降調
已示薄懲卿等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
猜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
甲辰

上
諭大小臣工曰
朕紹承大統四載于玆值軍旅頻興封疆未
謐兼天災踵至歲事不登致海內蕭條民生
重困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
求兵食奠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
朕每食寢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
爾等大小臣庶坐享國家之祿靡懷君父之
憂內外連結呼吸應答盤據要地把持通津

念在營私事圖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為姦欺
朕幼冲無所忌憚邇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
皆為解體明哲咸思保身將使朕孤立無與
而後快罔上之心抑使人盡緘口然後滿其
無將之念歟朕前已有特諭備極詳明如何
大小臣工視若弁髦全不尊信幸天啓朕心
豁然頓悟近覽御史陳九疇會看文書乃國
事攸關輒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與調停統

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從前所為皆是欺瞞但遂營謀之私不顧肺腑之見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相黨救或妄肆猜忖本當根株盡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辨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眾姑與維新洗滌腎腸脱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當任用如有怙其稔惡嫉夫善類甘為指縱之鷹犬罔慮貽遺之禍患朕將力行

祖宗之法決不襲姑息之政矣

史臣曰傅櫆以爭鄒維璉之故而汪

文言敗陳九疇以發晉撫之私而魏

大中敗

聖明洞矚羣姦情狀而免放元兇

御批徑發矣夫不有剛斷何以成乾不有大決

何以消陰非

皇上聰明天縱安能有此雷厲風行之政哉

己酉吏部署部事左侍郎陳于廷等會推
吏部尚書以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列名
上
上怒其不公遂降
詔曰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大非
祖宗設立初意朕已屢旨更改如何此次會推
仍是趙南星擬用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
左光斗箝制衆正抗旨狥私三尭既倡率于

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
曾全列況近日楊漣既曾親接
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為不知怙惡不悛
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
黨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主張而乃了不
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臣猾老姦冥頑無耻 〔當作巨〕
陳于廷前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槩與畫
題袁化中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

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
職為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已而掌河
南道御史袁化中疏認罪亦并逐之於是
姦黨漸散矣

史臣曰趙南星高攀龍逐而羣姦之
氣消楊漣左光斗逐而羣姦之局解
於是氛祲開而陽和復大小臣工咸
刮磨奮厲以應

維新之運稽之天道參以人事真陰陽剝復一
大交會也
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晉奏言向者諸臣
以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移宮則移
宮已耳而重之以垂簾擬之為阿黨遂稱
定策之業映照千古即云不居功已有其
事矣且文致鍜鍊開口輙擯今者
召還賈繼春徐景濂王志道等衆心稱快而猶

有未盡昭雪者一官之升沉在諸臣者小
國家之是非係于千古者大已往者弗論而
信史一段斷難曲以附會家庭父子之倫
既慱人功名清史衮鉞之嚴復修人嫌怨
此時不剖更復何待所當明白宣示以立
不易之案者奏入
上是之乃
詔所司曰向來濁亂朝政的朕已將渠魁屏斥

其餘姑與維新登進人材方今急務當次第
舉行移宮進藥事跡自明着宣付史館從實
紀載

甲辰御史梁夢環條論計典言臣向見汪
文言之流毒痛憾在心至今未平當茲
覲期恐踵相效尤鼓唇搖舌變亂是非納賄通
情恣行姦弊為計典害疏入
上曰前部院諸臣自取斥逐皆緣汪文言輩肆

讒惑聽以致貞邪混淆即廷杖豈盡其辜還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

史臣曰汪文言姦狀傳檄發之于前梁夢環暴之于後而睿斷明威癉彰有赫真所謂天網恢恢踈而不漏者乎

乙丑正月乙亥原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喬

應畢以左副都御史
召在道陳言凡十疏大槩謂
三朝與論漸明一時人心稱快直斥背公狗私
之臣以破佞人衣鉢之傳其所斥為黨魁
者李三才也言三才前為淮撫潛謀大拜
則令門生曹于汴授意于段然繼居通灣
則與張問達表裏為姦賣官鬻爵又藉黄
正賓汪文言以交通中外而趙南星高攀

龍等遂力為引援總之東林得淮撫則暗
有所恃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故張問
達趙南星之起用皆趨附三才得之而依
門傍戶者實繁有徒剖分宜蚤

上以門戶源委朝論自明下之所司

二月癸未大理寺丞徐大化因受職陳言
論臣紀當植謂年來賢哲竄伏僉壬高張
結類營私黨同伐異始猶藉璽奐以恫愒

既且專擅而恣行移宮線索受之王安呼
帝妃名而使踉蹌出宮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恫然不安者又何至居之
為功而驕語同朝互結邪黨使天下之事
皆出楊左二人手以為功名富貴地乎汪
文言下流罪犯誰納其賄而題與清華之
選有何通神役鬼之能晝夜出入於尚書
都憲侍郎科道之家一切陞除如取諸寄

其故安在也幸群邪已退衆正漸興景色
一新慮終宜計
上覽奏善之乃
詔所司曰近來紀綱不振全是欺君植黨輩盤
據要津招權納賄楊漣左光斗其尤倂汪文
言逮至審明追贓
壬辰
上於經筵面諭羣臣邇來百官結黨朕已分別

處分你每還傳與他以後改過自新姑不深
究

史臣曰恭繹

皇上斯諭而知

聖仁浩蕩未嘗不樂與有位維新且亦未嘗苛
求于諸臣也彼植黨行私者殆所謂
自作孽不可逭者歟

三月癸丑汪文言逮至下之

詔獄窮治其罪

甲子錦衣衛掌北鎮撫司事指揮許顯純等究問汪文言供稱先年曾在本縣知縣施天德下應當門役智術儇巧迎合官意尋改庫吏與天德過付後為推官李夔龍訪拏因賄問官夏之令左右得脫潛逃至京改名守泰值天德任武選郎遂冒入武學比有親識中書黄正賓薦引王安門下

拜為義父乘
光廟上賓潛同科臣惠世揚至內直房倡造移
宮楊漣首先建議左光斗魏大中從而和
之王安自此益與之密一應
旨意俱與商議文言假此招權納賄報雪恩讐
思營一職以便與縉紳往來仍以文言本
名納監廣結朝官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
士龍袁化中繆昌期等招搖參與

朝政旋被府丞邵輔忠叅論刑部奉
旨問擬贖徒復鑽謀辯復託楊漣等轉求閣臣
題授中書出入
禁地聲勢日大又投趙南星門下凡陞除考
選無不與聞如知縣盧化鰲之營吏部先
送文言銀二百兩鄧渼之陞薊撫亦文言
轉囑鄒維璉之改吏部有千金并金壺賄
趙南星而文言為之過付甘肅巡撫李若

星遂賄至五千五百金徐淮道施天德侵
餉三千兩文言替伊謀幹迨為傅櫆糾發
下獄南星上本申救
廷杖革職而袁化中鄧渼錢士晉尚厚賍焉
至因左光斗不喜主事曹履吉而出之外
逼科臣阮大鋮告病而奪其位以與魏大
中亦其謀也楊鎬熊廷弼各捐數萬金賄
謀停刑文言之力為多王之寀徐良彥熊

明遇鄧渼之起廢皆楊漣左光斗主之而
文言通其脈獄既具乃為讞語以奏曰汪
文言齷齪小人么麼賤品附託要津夤緣
當事最可憾者以遊棍而干
大内之權移宮自其作俑離間而竊
國計之重建議實是沽名至如供出諸臣總
非為
國槩是營私則王安開倖竇之門而本犯作

渠魁之首楊漣左光斗以移宮為立名之
地以建議作蹤等之資趙南星招權怙寵
偏聽生姦熊廷弼楊鎬敗壞封疆評允已
久安得以買命之金代為停刑之議此姦
之惡醞釀已深招承非枉請
勑下法司所鞫之
上報曰據汪文言招稱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
五千五百兩謀得前缺便着革了職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本内一切贓私尚有含糊不明的還着許顯純嚴刑究問務要逐項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一疏招詞也雖供稱贓賄尚有含糊而倡造移宫之事則已吐露而不可掩矣然未即逮漣等而尚俟再訊者固

聖明慎刑之本心哉

乙亥鎮撫司復奉
旨將汪文言研鞫之大槩與前招同而供出入
趙南星之門為其過付者則與許念敬俱
鄧渼破例推薊撫謝禮有二千兩楊鎬熊
廷弼行賄營脫其受銀一萬兩而十日內
四疏保廷弼者科臣周朝瑞也受銀二千
兩而援嘉靖甲元例應議停刑者通政司
叅議黃龍光也受銀四萬兩而改廷弼入

務疑者刑部郎中顧大章也各受銀二萬兩而多方為廷弼營脫者楊漣左光斗也魏大中袁化中亦受重賄同聲救之就中過付皆文言所為亦分受銀一萬兩李三才以銀八千兩託文言營謀起用文言與袁化中毛士龍瓜分之而南司徒冢宰之推相繼起矣至考選科道楊漣各受賄不等左光斗之為屯院督學薦舉合屬亦各

受賄不等皆文言過付其交結諸人趙南
星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毛士龍惠世揚袁
化中繆昌期施天德黃正賓王之宷徐良
彥熊明遇錢士晉等則前招已悉獄上
詔曰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
倖脫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
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
汪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

南星等二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餘俱削了
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得狥情庇護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二疏招詞也是
時漣等六人雖以受賄庇姦逮然
皇上所以痛憾于羣姦者則更自有在焉追漣
等至而移宮始末供吐逼真遂
詔司寇正罪定刑以彰
天討而

先帝在天之靈於是乎慰矣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奏言頃者邪臣

假借題目誣衊

宮庭虧損

聖德如所謂梃擊紅丸移宮三事已揑形章奏

簧惑聽聞更欲竄入纂修迷亂萬世用是

不避忌諱據實剖明快

祖宗在天之靈暢

皇上繼述之志其論移宮者曰
先帝彌留之際所拳拳叮嚀不厭諄切者輔導
嗣皇與
冊封
李選侍而已
選侍之居
乾清宮也從侍
先帝也

宮車晏駕
選侍自應移居別宮亦自應候
旨令
選侍移居何宮而後可移也
選侍何敢擅移亦何俟臣子爭執之而始移
也丙子昧爽元輔以下文武大臣以及省
臺郎署無弗入者何為揚漣一人獨以排
闥稱也比羣臣見

皇上即羅拜呼
萬歲又何煩劉一燝楊漣左光斗等侈口擁戴
之功哉且元輔之方從哲首垣之范濟世
掌道之顧慥無日無事不在一燝漣光斗
之前者又何以擁戴之功獨三人攘臂自
居也使當時灑掃別宮請
選侍入居諭以
登極後遵

遺命行
冊封貴妃禮此不過一內使傳示足矣何至煩
諸臣之紛紛也臣嘗聞其槩矣當濟世與
連光斗等之入也見一宦者手握數紙箕
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吽他認得我
之語濟世等詢之乃知為王安也問其所
罵何人則應為
李選侍也所持之紙即排

選侍之揭也安將揭人撥一紙濟世等心許
而面拒之獨漣與光斗口誦心維不自覺
其席前膝促神曜而形就也錄是而播自
后之說錄是而煽垂簾之議錄是而揑宮
嬪之詞誣告
選侍之孺名錄是而興盜寶之獄羅及
選侍之生父妝成莫須有之疑以熒惑
聖聽矯

詔恣惡震駭遠邇皆王安一人居中為祟漣與
光斗等入幕運籌而助之虐也移宮之日
密布多人罄擄
選侍之奩篋併攫及頭上之簪珥俾令自負
皇八公主踉蹌徒跣而奔
一號殿吞聲飲泣莫從控籲而隨侍之李進
忠劉朝等十餘人且毆傷狼狽而縛下獄
立刻擬斬連及侍父惴惴思死此不過假

盜寶以為名因殺此數人以滅口耳向非
刑部尚書黃克纘據法力爭開諭保全侍
父不能得其死
選侍何以安其生進忠等三人旋畢命于刑
毆之餘劉朝等數人又安能延端于犴狴
之中他日復得見
皇上之面赦其餘生以正王安矯
詔之罪哉觀于李進忠劉朝等之下獄而

皇上不及知則
選侍當日踉蹌之狀與
一號殿蕭條之景
皇上亦必不及知以至自后垂簾種種不情之
波槩可推矣臣以為
選侍之請封也請封妃也
册封貴妃之
旨

先帝之親傳者三
皇上之親促者再王安猶能朦朧挑激煬蔽稽
停迄今讀范濟世請封
選侍一疏猶令人痛哭而流涕焉妃之未封
而況于后請之不得而況于自后不妃不
后而況于垂簾倘
選侍而果有自后垂簾之威權也王安焉敢
不叩頭又安敢箕踞而怒罵之哉臣以為

宮不難移也王安等故難之也當日

皇上一見羣臣安等即奉

皇上歸

慈慶宮不復至

乾清一步者欲

皇上不與

選侍相見乃可以行其離間之計也故難移

宮者用以激怒

皇上而重

選侍之罪眩惑中外而張擁戴之功也不然何御史郭如楚疏有移宮原係定理不得居以為功之說邪黨恨之入骨俾不得一日安乎其位也豈非犯其所深忌哉使是時有

旨令

選侍移宮而據不肯出或

皇上力不能使之出然後臣子得以借口而幸
功耳乃移宮之說甫出遽使
選侍徒跣奔避進忠等束手就縛而
皇上尚不知也是尚得謂宮之難移哉臣又以
為李進忠等未嘗盜寶也乃王安等搶之
也夫寶誰之寶
選侍之物實
先帝之賜予也以

選侍之物
選侍之人自移之何得謂之盜也且徒手數
人所執有限何得謂之盜至數萬也以
先帝之賜予者王安等搶而還之
皇上臣固知
皇上之不忍受也乃竟以
選侍之奩篋擄而充王安之囊橐不罪搶而
罪盜不亦顛倒之極哉王安夙雔

選侍百計排擠毫無顧忌猶權璫跋扈之常態無足深怪漣與光斗等讀聖賢書受
累朝深恩亦復甘心蹈亂賊之轍犯神人之憤而不恤者何也不過欲假此以結懽王安依為奥援線索潛通禍福立見可以庇邪害正納賄招權為所欲為而無不如意耳然非輔臣劉一燝權輿其間謀去從哲獨專政柄迎合票擬仰鼻息而聽頤指為禍

亦不至若彼之烈也及王安事敗一燥懼
罪及己猶極力彌縫再次繳還提取劉朝
等之
明旨豈非朋比為姦之左券耶王安罪狀彰彰
如是死不足贖而周嘉謨且感且憐忿然
不平代為報復驕語向人曰王安罪不至
死夫假
親王令旨者死況矯

天子詔一朝而辟無辜之數命哉幸
皇上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立正王安之罪並導
先帝遺命加
選侍以
康妃之封
恩禮優隆家庭骨肉之情懽然如故從前雲霧
風波小人費盡伎倆難掩

天空日霽終歸水落石出若輩無限罪孽以次
敗露自作自受誰怨誰尤然臣猶惓惓於
實録者特以年來門戶為政援意纂修實
者未必録録者未必實也奉
旨
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自群姦之局敗而正論始出
其論移宮情事首末隱微無有如此
疏之明且盡者嗟乎漣等所營分寸

之間耳竟不顧綱常萬世之大義其
自取大戮不亦宜乎

三朝要典卷之二十四

移宮

五月庚申給事中楊所修等奏曰

世宗肅皇帝入繼

大統首議尊崇典禮輔臣楊廷和欲擅擁立功

力主異議率羣臣伏

闕大呼聲震於

内賴

肅皇帝獨斷於心黜羣議而惟從一是大禮以
定
命都察院刊布大禮
勅於天下仍
命官纂修
明倫大典其間備述諸臣建議本末邪正具載
維時與議諸臣特以考證未確識見未定
有拂

世廟仁孝之心尚大攖
聖怒編成削籍廷杖不等豈謂今日有無風起
　波借題生事証
皇上之
祖孫父子圖一己之富貴功名如挺擊紅丸移
　宮三案若王之家等所為者今幸有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陰殛其惡

皇上日月之明顯揭其姦臺省諸臣慷慨直陳
及當日身在事中橫被黨同誣害者先後
奏白其事節奉有
宣付史館改正
實録併詳載顛末播告天下之
旨第
實錄係金匱石室之藏外廷不得聞見一時在
廷諸臣且多意揣摩中外臣民又何從知

之懇求
皇上明諭史臣將奉
旨改正
實録明與閣部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共見以釋
中外之疑仍
命史臣將三事内前後章奏撮其大畧分別編
次成書
勑令都察院刊行天下

上曰三事已有屢旨
實録自當改正以傳信史
史臣曰諸姦敗而命討昭正論出而
是非定科臣楊所修猶慮無以傳信
萬世請倣
明倫大典輯録成書以垂永永
皇上允之遂有丙寅正月之
詔一日丹毫千秋信史其裨益于國是人心豈

不大且遠哉

癸亥御史周維持上言方今

聖明在御衆正盈廷一時師濟可謂盛矣然竊

覩

廟堂之上持法稍有未平剔蠹似有未淨如招

引王之案以至結黨煽惑者張問達趙南

星也南星削籍矣問達獨可晏然乎護庇

王安以至茂

旨因

上者周嘉謨劉一燝也一燝削籍矣嘉謨獨可
無恙乎其情形顛末已詳悉于科臣疏中
皇上何不亟為正罪以明公案也疏入
上命削周嘉謨籍仍追奪誥命
六月甲辰下周朝瑞袁化中左光斗顧大
章魏大中楊漣于北鎮撫司拷訊
丙午鎮撫司嚴訊楊漣等六人所供移宮

受賄等情與汪文言前招如出一口遂為
獄詞上
聞曰楊漣左光斗位居顯要速化功名要譽矯
情亂謀壞法律之重者失封疆乃藉四萬
多金代為解脫法之嚴者結內侍敢倡附
和之疏妄議移宮考選所以遴才漣每視
為奇貨薦揚所以奏最斗何不徼官邪袁
化中魏大中竊居言路側倚氷山烹分卸

罪之賄不恥貪饕寧干倡亂之謀罔知
國是周朝瑞顧大章利慾薰心弁髦
國法喪師辱國誰開使過之言罪當情真敢
闖回生之路汪文言交深肺腑語出根心
前案已明後審更切此數人者忌盈造物
獲罪王章研審既真招承非枉疏入
上曰楊漣等既已服辜着不時研刑追比五日
一回奏待追贓完日送刑部據招擬罪

疑當作嚴

史臣曰此鎮撫司第三疏招辯也時文言已斃而獄詞前後如出一口豈非所謂大明麗天而魑魅不得遁其形者乎豐之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日中之慶斯舉足以當之

七月癸丑北鎮撫司許顯純等疏請楊漣等送法司追贓定罪

上曰揚漣等黨比熊廷弼淪沒封疆且納賄招
權攬亂朝政移宮一事陷朕不孝罪惡滔天
許顯純等如何擅求送部明屬狥私還着本
司照原叅數目嚴比追贓不得寬縱

八月戊子

上
諭內閣曰
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克邪廓清朝宁勵精圖
治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民生之日促

宵衣旰食焦心勞思而秉軸大臣莫肯為朕
分猷共念者且軍興告匱斟酌何方疆埸未
寧安攘何策即如楊漣左光斗等移宮一事
背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
辱國一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
等各納其重賄巧求出脫此皆天地之所不
容人臣之所切齒即五刑不足以申其法九

死不足以盡其愆肆諸市朝用彰憲典而在
朝大臣持祿養交狗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
不圖
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
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路各官承
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國家養
士竟何賴焉卿等可傳示大小官員自今以
後務要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掃清門戶專力

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
目代人報讐或揑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
祖宗所立紅牌俱治以詭譎欺君之罪必不食
言其楊漣等三人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
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同惡
之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
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
臣不忠者之戒

九月己酉御史賈繼春奏
召命至上言
皇考升遐
皇上以元良嗣登
大寳今
康妃自然避
正殿而居別室何待移宮祇因王安以修怨之
故倡為移宮之說手授揭帖于直房揚漣

與左光斗等遂希寵助虐昧心說謊如垂
簾聽政等語俱絕無影響夢中說夢者而
漣等忍為之敢為之以蠛
先帝而謾
皇上罪已不容誅矣而王安且乘
皇上之在
慈慶宮也乃蒙蔽假傳立刻驅逐羣閹打搶
漣等復呼奴詈罵于

宮門攘臂咆哮于
太内俾
康妃與
皇妹踉蹌徒跣備受慘辱彼其意中既無
先皇目中亦豈有
沖聖不知
在天神靈當日何如酸楚而我
皇上至性仁孝今日又如何痛恨也伏念漣等

可死之罪莫大于交結王安毀誣
先帝虧損
聖德逼辱
康妃與
皇八公主而受賄猶其小也追贓猶其餘也
去歲科臣傅櫆疏發汪文言左光斗魏大
中朋比亂政之姦即不言揚漣而漣在其
中矣漣見文言就縛則光斗大中必不免

光斗大中不免則已亦必不免于是為先
發遮飾之計而光斗等寔陰主之于是乎
叅内之疏迫而上矣夫叅内其所借之題
目也而漣非其人也且叅之于文言光斗
等岌岌敗露之日業已心悸而魂驚故不
覺手忙而脚亂此
明旨所謂肺肝如見者也葢其叅之之意不過
假此以恐喝内外箝制人口文言幸而獲

免則先斗等皆可獲免而漣之首惡亦可
併偕以獲免矣抑知漣等罪大惡極神人
共憤天地之所不容
祖宗之所必殛者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體
先皇之志安能一日忘情于若輩乎漣等之所
以有今日也然而漣等之附王安以得罪
先帝也其惡大而止以納賄追贓死則所以當

死之罪未明也漣之假參疏以救汪文言
等併以自救也其情真而反為邪黨借口
惑衆地則尤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
以破其借題自文之姦也如近日
聖諭所謂定爰書布中外昭史冊者誠不宜一
日緩而爰書既定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
漣等結黨納賄之罪固重而移宮犯上之
罪更重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

朝廷之罪漣等雖怒其結黨受賄而更恨其不

道無人臣禮也要使天下萬世曉然知漣

等之得罪與

朝廷之罪漣等政因其無將而誅原非止以結

黨受賄搆禍也如是而天下萬世乃曉然

知

皇上雷霆震擊之下不過治以應得之罪

日月照臨之中亦未嘗有不盡之情也抑聞若

華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擴為傳記
淆亂聽聞將復如熊廷弼掩罪飾功之故
智馬夫
先朝明倫大典不過以議論之異同尚須播告
之天下今日忠孝亂賊不啻水火蒼素之
不相蒙者乃欲變亂而顛倒之安可不採
科臣楊所修之言亟行昭布也乞
勅下該部將移宮始末臣等疏揭漣等罪狀冠

以
聖諭刊刻成書頒示百官以曁郡邑學宮罔不
洞悉則
聖孝明而
國是定刑章確而借題破我
皇上數年心事亦且融融泄泄對越于
二祖
十宗有餘憾矣疏入

上遂下詔曰
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
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布定策串通
王安倡為移宮之事揑造垂簾等語王安姦
惡異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
康妃從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
先帝體尚未寒言猶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
人臣乃棄禮忘君犯上不道至於此極使非

賈繼春等疏揭明斥於前天牖朕心憬悟補
封於後將始終蒙蔽恩禮有虧而朕于
皇考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於
事況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
權納賄罔上行私黨護熊廷弼彩壞封疆鐵
案既定猶貪其重賂力為出脫託汪文言內
援消息暗弄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
亂紀欺蔽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姦謀畢露自

知理屈乃巧借別樣題目以掩其罪剪所忌
而肆其充信口裝誣毫無影響肺肝如見欲
蓋彌章朕言念及此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
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而顧大
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前後事情逐一
研審取具招辭從重擬罪爰書既成將諸姦
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疏揭并近數日屢次
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垂示將來

以昭朕孝思據事直書毋得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文姦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説便着禮部行與各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之罪

史臣曰矯誣始末霍維華之疏最詳定罪正刑賈繼春此疏更確至

天語煌煌昭布史冊而我

皇上不匱之思直將傳之萬世而無斁昔漢田
千秋一言悟武帝託之高廟神靈論
者不作其誣今茲此舉安知非
先廟在天之靈所默啟歟
丙寅刑部司官御史寺正等官會審大章
招吐楊漣等與汪文言王安潛通線索倡
起移宮及諸姦結黨亂政受熊廷弼賄賂
為之出脫等情與前招無異各按律擬斬

于是刑部尚書李養正周應秋左都御史
王紹徽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史潘濬
大理寺少卿吳之皞倪思輝潘文寺丞張
論臣啟先孫杰等具爰書以奏曰顧大章
與已故楊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
中汪文言皆以狂悖竊附威權慣罔上以
沽名快崇姦而謀利堂構無慝何定策之
敢言

社稷有君孰垂簾之可託自汪文言潛通線索
致王內監突起風波斗曰自后可虞漣曰
移宮宜亟直房密計疾如風雨之至今
康妃踉蹌失措不知禍之自來禁裏傳呼勢
如剽劫之臨即
皇妹亦號慟堪憐曾無言之可訴乘
皇上諒陰之始得以恣行怏中涓報復之謀惟
其所欲矯衆聽而背遺言恫

先靈而虧
聖孝有臣若此法可勝誅猶且招搖作勢標榜
為名斥異己之賈繼春斥言刺骨進黨同
之周朝瑞三辯銜恩曰誰任擊排則袁化
中魏大中拳勇可藉曰誰供頤使則顧大
章繞指堪收角主門墻旁開徑竇吐咳兩
露既鑽遺之日來咤叱風雲且墜升之在
手最可恨者封疆大計亦若視為等閑失

律元允猶欲加之保護在熊廷弼不惜以
掊尅所入為續命之金丹在諸姦不難以
齒牙之餘顯錢神之力量或飛書以緩頰
或瀆奏而連章百方羽翼之圖一冀法網
之漏是雖谿壑之無厭亦皆門戶之招徠
總之植黨者必先假義以移宮一案為名
高而羣邪為之響赴招權者猶須樹人以
救熊自助為隱念而

國法為之弁髦獨不思
飯玉猶溫正臣子思慕未平之日
垂裳伊始豈羣邪跋扈肆志之秋若非
洞見于一朝幾致貽譏于萬世五載之逋誅已
正兩觀之癉惡難逃雖同鬼録之先登猶
幸丹書之具在罪惟自取律擬從公剖破
羣疑用彰
乾斷當天日月盡掃魑魅之踪驀地

雷霆坐散諭詆之黨疏入
上詔曰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
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
策首倡移宮夤緣作弊扶同奏啟威逼康妃
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
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
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為營脫巧言諫免暗
邀人心賴

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
瘐死囹圄還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
外之恩恵世揚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
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招詞問擬詳明
情律允愜便依議行仍遵屢旨宣付史館頒
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
世人心

史臣曰於時漣等雖死而罪狀已明

是書已定中外臣民無不曉然知羣
姦之獲罪于
先帝身犯大逆而一死不足贖也乃
詔旨再三諄切不曰陷朕不孝則曰虧朕孝德
怨艾之衷恫乎不能自已雖虞帝之
慕何以加諸臣子讀此而不切齒痛
憾於羣姦者非人矣
戊辰鎮撫司許顯純等因刑部研審楊漣

等爰書既成遂上疏曰此獄一案實臣等
親經讞鞫確審詳明楊漣等串通王安倡
為移宮之説捏造垂簾聽政等語且驅逐
帝妃
皇妹踉蹌出宮停封廢禮慘動一時遺恨萬
世背
先帝憑几之遺命損
皇上追慕之孝思神人共憤天地含寃皆楊漣

左光斗為之首惡魏大中袁化中為之羽翼周朝瑞顧大章貪熊廷弼等之重賂巧為出脫汪文言從中皷弄潛通線索暗借機關以作題目遍樹私人布滿宇內壞法亂紀罪惡滔天臣等將此情弊成招前後具疏上徹

宸聽第念

詔獄重情攸關

國法
勑書開載不許落科發抄此案惟臣等讞之獨
詳審之最確蓋係汪文言之口供楊漣等
之承服是非真偽毫無所遮飾乞將三疏
招詞抄付史館庶核寔有憑而昭垂不謬
矣
上覽奏詔曰汪文言即汪守泰罪逃賤隸人類
不齒而楊漣左光斗與之交結借通王安倡

起移宮之事希圖富貴把握朝權及事發問
徙又潛住京師與周朝瑞顧大章魏大中袁
化中等結黨行私庇護熊廷弼力為營救受
其重賄動以巨萬夤緣賄囑冒濫衣冠黨與
寔繁招搖簧鼓使一時人情知有賄賂不知
有朝廷知有諸姦不知有法紀天厭其惡國
有常刑已經三法司依律問擬情罪允愜爰
書既定頒布中外鎮撫司三疏招詞併着宣

付史館編輯成書垂信萬世

辛丑惠世揚亦逮至鎮撫司供吐情狀與漣等前招無異而供倡造移宮事尤詳言已向與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等交比汪文言值

先帝升遐知威福權柄盡屬王安而安向銜李選侍因駕垂簾飛語冀亂聽聞世揚托汪文言指引先與王安計議後又與漣等同

入內直房聽王安頤指授意漣光斗等乘
多官會議首倡移宮世揚從旁助虐遂偪
康妃同
皇八公主踉蹌出宮又誣以盜寶漣等復加
唱詈世揚同聲響應且波及隨從漣等自
謂有功尋擢憲職世揚亦與同升閃躲回
籍徐圖進止其餘所招俱與汪文言同獄
上

詔曰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內直房聽其指使同楊漣左光斗倡議移宮威逼康妃目無

先帝且黨邪害正罪狀非一究問既明着送法司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宣付史館垂示將來為人臣不忠之戒

丙寅二月戊子刑部尚書徐兆魁會同左都御史周應秋副都御史徐大化僉都御

史臣啓先大理寺卿吳中偉少卿孫杰寺
丞劉廷宣將世揚公鞫之俛首吐供一一
如鎮撫司所讞遂合詞奏曰惠世揚賊貌
猙獰操心險惡冒居諫職罔思率繇正路
甘作挨門傍戶之徒自恃要津顧乃嫉妬
端人賤有植黨行私之計目不識倫常之
義口不道忠信之言結納最工首比汪文
言覬通

大內寅緣更甚繼因王安遂倡異謀當
先帝上賓之辰政
聖主哀慕之日文武臣工誰不隕鼎湖之泣
宮闈內外曾何有纖芥之嫌乃世揚等突倡
移宮輙揑垂簾之横語竟令徒處復架盜
寶之虛誣是致
康妃幾于投繯
八公主幾于赴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非

司寇昌言力挽臺臣抗疏死爭禍之成也
于汝安乎旋惧露而託病以歸頓作潛形
之鬼魆及逮訊而聲言願死何殊犴網之
冥頑蓋楊左畜無
君之心故敢做敢為妄要功于定策世揚濟滔
天之惡故協謀協力幾速禍于禁闈曾不
思離間
皇家骨肉之條罪在不赦又不思交結近侍宮

員之律法豈獨輕彼青衣小帽豈科臣所
屑為而世揚為之粧扮何殊傀儡彼內直
潛身又豈外臣所敢犯而世揚犯之行藏
豈顧刑章拷訊終無一詞已知身作之孽
罪狀原無可借難逃不道之辜宜服上刑
用伸
國法入奏
詔曰

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楊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濟造語垂簾布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先經黄克纉賈繼春論劾罪狀甚明及查其串通汪文言入王安直房褻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結近侍大惡備矣重辟允當即依擬行

壬寅太常寺卿劉廷元奉

召命至上言梃擊一案微臣寔首其事紅丸移

宮二案臣實義激于中如
選侍之移宮也宜待之候
命而行之法陡以垂簾聽政媒孽其間其誰服
之若輩自謂非借大題目難徼大富貴難
設大網羅不知惡孽既盈禍機旋伏可見
二祖
十宗之靈炯炯若為殛之矣奉
旨具在梃擊案中

史臣曰移宮一案造自權璫煽于邪
黨當是時也微我
皇上離照當空乾剛獨斷將貫高之計得行共
兜之羣雖渙淪亂世界熒惑聽聞有
不可勝言者自黜王安而諸黨寒罪
揚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等而全
向破羣陰一撥果日中天昔宋邢恕
造定策之說以誣宣仁而蔡確居之

不疑元祐諸君子惡而斥之是矣而
不能明正其罪告之天下播之後世
破其陰謀散其徒黨卒使章惇京卞
挾其邪說復從而緣飾之以貽紹聖
之禍
皇上既詔法司明正刑章復
命臣等嚴加斧鉞俾彙集正言量摘邪說于是
黑白判于指掌邪正較若列眉而

皇上仁孝曉然于天下萬世矣

聖明之慮遠哉

丙寅三月己未工部右侍郎仍監察工程事崔呈秀奏曰史臣編輯

三朝要典起於乙卯止於辛酉七年之中起三大案蓋諸姦媒釁孽于骨肉搆風影於

宮闈誣妄淋漓于筆端播煽招邀其徒黨賴

皇上神明洞燭

勑法成書以揚
祖德而肅臣紀甚威臣敢本末言之初年奏
請建儲正也已而呂坤遂刱閨範圖說陽頌
皇貴妃而陰居護持之功飛誣流譁遂生猜
忖因萌徼倖嗣是揑造憂危竑議會逢
上怒巧卸之人而給事戴士衡御史樊玉衡戍
遣矣大學士張位且削籍矣而浸淫邪說
擅慕奇勳暫快驅除遠基封拜則又刻續

憂危竑議一書布散
朝堂詭稱朱東吉撰若謂
東宮之吉語也皆姦書也
聖祖震怒大索爰有姦書之獄使非
天縱慈孝讒夫乘而間之何慮不為江充蘇自：
也耶至于
三王並封
聖祖欲遲

中宮毓嫡以隆大本輔臣將順
帝美急定長以絶匃罝
主聖臣忠父慈子孝萬古無兩而前年鄒德泳
猶抗章追論以揚三案之波而助其燄
藩封之國自是恒典久安藩邸之
福王府第成而之國甚尋常事禮臣孫慎行
等妄居格心之功衆譽掀天之業附會文
致厚誣其

主有立少之心而已居元功以布爵祿欺天罔
人孰甚此者乎
神祖臨御四十八年慈孝如一日也羣臣即矢
憂慼危明之謨不當有疑詢居功之寔至
持梃之顛夫一介掃除之隸縛而聞之
上屬之吏矣發
顧命而御藥登
大寶而移宮莫非經正之事幻作非常之功慎

行訑訑自外至倡議討賊駭俗驚愚猶之
國居功之故智也就事論事雖分三案藉
口
國本寔同一源昧元臣定長之苦心詐為立
少之諍循分封之國之故事謬託翼儲之
功馴至般移梃藥矯作疑端庶幾燭影斧
聲訛為謫案弑逆大獄未遂湧幢小品先
刋此東林所繇起于詭遇盛于標榜至于

晚乃決裂而干
天誅耳王之寀貪暴不容于物論因提牢而造
獄自詫奇貨可居陸大受以戶部郎擬定
福府長史而出疏規避翻稱衛護
國本皆讒姦所錄昌而張問達譸張變幻不
可方物初為少司寇狗之寀以長其姦既
當察典護之拾遺以謝輿論身躋院部又
畏其先鋒察權勢所在一歲九遷以曲致

謟阿真姦貪之雄亂法之首今史臣編緝
宜檢問達支吾反覆游幻之章疏察處超
遷之月日遵
旨加以斷紫乃奪姦魄而杜讒如更祈
勑下總裁各官務覈章奏月日可以傳聞增入
反開辯端毋以己意減刪自即欺妄必詳
必慎如臣所舉數端証
帝德而竊虛名者列其槩于要典簡端以清其

源用嚴人臣無將之戒

上是之曰這本辯妖書並封之國三事本末昭
然皆緣姦人巧立國本名色厚誣
皇祖以驅逐輔臣妄希富貴寔與三案諸姦一
脈相貫即着宣付史館列其大槩於要典之
端用彰
先朝慈孝無令姦黨仍竊虛名混淆國是

史臣曰上案起于數年之內而其蘖

已醞釀于並封妖書之國之時此皆
姦人妄布定策借
國本名色以圖富貴一脈遞承轉相附會若
不遡流窮源追尋禍始後世終不知
姦黨之植根甚遠而流毒甚深自
皇上勅臣等詳叙三案本原抉數十年滋蔓之
根垂千萬世如山之案俾
先朝慈孝昭昭揭日月而行則一舉而人倫之

極備矣即有鹿馬之姦亦將何所借
以清
國是哉

山史又云蔑移宮者楊漣左光斗而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惠世揚等助之較
韓爌公撤簾更非得已蓋有不出於是萬萬不可者忠誠之略非挺擊紅丸移之多
事者可比若云迫之徒跣而行与奪失財物宮府中何至如此小人之誣亦無足辨也
又云世揚晚節有虧亦楊左諸賢之玷何爲太息

# 三朝要典後序

是

三朝要典者乃我

皇上適追

先德爰

命儒臣編輯成書特
錫以嘉名者也書曰天敘
有典明此典爲天之
所敘而
皇上即天也則敘之固惟

我
皇上又曰辭尚體要蓋辭
繁則淑慝之衡不定
惟體要爲可持然則
今日欲定是非而光

慈孝信非提要不可書既
成
皇上親灑
宸翰冠於編端
謨訓輝煌千古王言莫敢

望焉臣秉謙猥以黔
淺備負首弼欣睹
垂憲芳摹愧未能揚萬分
一茲復欽承
休命俾臣等恭題簡末臣

敢不稽首颺言臣竊
惟談家法於我
朝蓋不啻金玉式而美
善備矣據臣所親見
則莫盛於

皇祖之升日恒月泰平四
紀興歌而注意尤先
國本又莫盛於
先帝之觧雨巽風善政千
秋爲烈乃哀慕遂至

不延可不謂

止慈

止孝天地爲昭哉我

皇上聖神纘緒承

玉几以傳心顧

瓊宮而增愧而益肩其
構堂之思方切骨肉之
愛彌周令臣下能將
順其美軼堯駕舜且
未足言而奈何有三

案紛紛特爲功名二念所使耳夫功依事而立者也名附實而彰者也無事而欲有其功無實而欲有其

名捕風吠影衊
宮闈虧
聖德善類之驅除殆盡風
波之連蔓相尋有臣
若此

國是何繇定乎天牖
聖衷爲綱常主正論荷
聖賜環之詔邪説挂
斥幽之條
朝廷於是有賞罰天下

天語於是有是非矣但一
世之維存乎法萬世
之信存乎史所爲開
館纂修刻期責竣者
也臣不敏領其役伏

莊誦

聖諭曰卿等須同心協力

研精殫思採集周詳

持議明覈烺烺

天語固明示以司南之藉

惟是

三朝之議論久紛一家之

權衡未確臣與同事

諸臣約勿徇一人亦

勿枉一人勿遺一事

亦勿增一事惟當因
人立斷據事直書而
諸臣亦各仰體
聖心竭其蒐羅加以筆削
事關三案者雖片語

而必存其不相涉者
不煩稱以傷體葢執
筆時儼有
在天之靈與
皇上明威臨其上也是書

成而
三朝之浮誣盡消一代之
芳模不朽
父
子

君臣各安其位人心風俗
咸底于醇言約而義
則該辭嚴而指更遠
稱爲要典豈虛哉然
皆仰仗

聖明指授臣何力之有臣
又思
皇上作是書夫亦使為臣
者著于無偏無黨之
義慨自三案起而黨

禍滋濁亂
朝綱者幾十載今
堯舜在上化偏黨爲蕩平
政在此日臣荷
三朝隆遇毫無補塞惟耿

耿孤衷獨信獨持不
敢稍有攀植以矣
明訓尤願諸司百執寧守
經而砥節毋蹈險而
徽功寧亹亹循循貽

國家以平康之福毋呶
呶悻悻使其身標烜
赫之名何也典者天
之典也棄典即棄天
天必震之

皇上既體天垂教諸臣當
奉天不違故臣敢於
要典篇終闡無偏無
黨之大義與諸臣同
黽勉亦以竟編中之

意云爾

光祿大夫左柱國少

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

中極殿大學士臣顧秉

謙謹序

# 三朝要典序

我

皇上

光宅丕基

覲揚

先烈頃者以
三朝慈孝昭示中外
命儒臣摻輯
詔令章奏次第編纂立斷
三朝案晰是非仍

命臣等論讐裁定

賜名

三朝要典書成

上親灑

宸章冠諸篇首臣立極躬

逢盛事謹拜手稽首
而颺言末簡竊惟國
于天地必有與立綱
常而已矣綱常所以
萬古不毀者有大權

焉一人操之天下信
之即有亂臣不得以
營私奸命而天下治
故敦睦克諧樹極于
堂皇而時雍風動翔

洽乎天下君臣同德疑信兩忘蕩平渾噩此極治之象也代之季也主權旁落而誕信相傾亂賊接踵聖

人有憂之故春秋作
焉春秋者誅遺姦闡
幽貞定猶豫斷是非
非孔氏之書葢天子
之權也而三綱以明

九法以叙若是乎權

之不可一日無者也

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

乘權御世敦典庸禮命

德討罪而尤垂訓于
家法首著孝慈錄以風
示天下天下象之繇
而不知穆然唐虞之
際矣

列聖相承
繼志述事扶綱植紀二
百餘年太平之盛將
迺億萬世而無極至
我

神宗顯皇帝
英睿天縱太阿獨持
元良蚤建
大本以端偶一妄男子
闌入

宮門幾致大獄

慈寧一召

天語煌煌羣喙以息其止

慈可信也我

光宗貞皇帝

茂齡踐祚習練
朝章一月之間而疏壅
沛膏
善政如流乃孺慕哀毀
膏肓以中操藥以進

其色焦然亦臣子之
不容已
令德考終其止孝可信也
我
皇上以

冲聖之姿當鼎新之會
父子授受
憑几遺言堯舜如在其無
垂簾並后之謀可信
也乃梃擊紅丸移宮

之說何爲者搆
宮庭骨肉之嫌爲富貴
功名之地假嘗藥卻
坐之事恣傾危媒孽
之謀一唱衆和煽惑

聽聞黑白混淆東西
易位將
兩朝慈孝之名
皇考令終之譽及我
皇上尊崇

遺妃篤厚

弟妹之徽猷懿媺幾且

不白于天下嗚呼此

所謂蒙首惡之誅者

也

天聰所徹
聖斷以彰立剖羣疑獨標
眞是俾嘉言罔伏公
論翕然
威福在握而天下晏如

海內喁喁頌
明明后矣
皇上猶汲汲焉以成是書
者盖彰癉行于一時
是非垂之萬世繁言

淆亂則疑以滋疑方
冊可徵則信以傳信
試一披覽間時歷
三朝事綜三案編年紀事
綱舉目張貞邪較若

列眉法誠燦于指掌於都哉直與堯舜之典謨孔氏之春秋論烈比隆而先朝明倫大典一書所爲

易世合符者矣然

大典之所明者倫也倫

萬古以為昭原非曲

學偶見所能終晦今

即不明後當有明之

者若乃
宮闈邃密之地幾微疑
似之間邪說橫流孰
分真贋不從耳目所
覩記者炳丹青揭日

月而行之安能令遐
陬僻壤百千萬禩之
後曉然明白無所疑
惑也倫以彌綸天地
故稱大而是編所紀

則
三朝之盛德令名繫焉故
稱要總之有典有則
以詒訓來茲則
先聖

後聖其揆一耳嗚呼一字
是非千秋袞鉞爲人
臣子當敦典綏猷之
世不精白乃心以仰
承

休德對是編能無汗慄故

曰爲人臣者不可不

知春秋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

文淵閣大學士臣黄立
極謹序

三朝要典後序

三朝要典既成

皇上親御

宸翰弁其端輔臣各序其

後臣銓至愚極陋備

負
綸扉得仰窺
聖孝與夫當世得失之林
宜有一辭綴末簡謹
拜手稽首颺言曰自

古世道之治亂以人
心爲徵人有恒性循
其恒則安安則治失
其恒則變變則紛紛
則飾無以爲有張小

以爲大標榜其形似
以亂真徵逐其機權
以竊功名富貴至有
冒不韙而弗恤者噫
此聖人所以作春秋

也後世見春秋誅罰
之筆大書特書不一
書辭嚴義核而不知
皆所以行孝經之意
而佐德教之不逮故

聖人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孝經者詔
萬世以恒春秋者維
一時之變夫惟不恒
而後有變使人人率

其恒性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其有不若者
司敗操三尺繩其後
天下不長享無事哉
葢三案之興

國家一大變也我
神宗顯皇帝
魁柄獨操
元良首建
天地

祖宗實式憑之
慈孝天性何煩調護而居
妄一男子爲奇貨不
亦詭乎我
光宗貞皇帝憑玉几導揚

末命因哀得疾
聖德考終媺政芳猷千秋
共仰而致謪于藥不
亦誣乎宮待
命而後移禮也我

皇上子承
父統何藉人爲無端造垂
簾之說以貪天功上
負
先皇下虧臣節不亦忍而

肆乎蓋倡者借
國難以營私不顧置
君父於何地和者蓄壘兵
於胸臆必欲令善類
之空

天地日月宛然而狐嗥狒

噬恬不爲怪眞古今

所未有矣

皇上神聖聰明

孝存繼述

毅然乾斷舉從前邪穢之
習一旦滌除嘉與天
下更始正人君子次
第升庸憸類孔壬後
先投北而猶謂不臚

列不足以垂鑒不昭
布不足以行遠爰
採庭議
命史臣昉我
世宗肅皇帝明倫大典纂

輯爲書
錫名
三朝要典凡五閱月而告
成事條分縷析綱舉
目張得失之故燦然

明備以稱曰要聲實
符矣臣竊惟
皇上之要典不特可以繼
春秋之絕筆而併可
以繹孝經之微言何

者春秋刑書也其德
爲夬其道爲權故讀
之而亂臣賊子懼孝
經生理也其德爲萃
其道爲恒故讀之而

忠臣孝子感名雖異
而實則互相發明者
也是書出可以見彞
倫名教之在人心不
可磨滅雖魑魅魍魎

之徒號召羽翼欲顛
倒一時之是非而不
能遁形於睍見雪消
之後又以見
本朝家法慈孝相承美善

全備雖當時事倥偬之際而原無絲毫纖芥之可疑至于勒正論者雖獨不遺附邪說者雖衆必擯嚴而

不漏核而有體微顯
闡幽光昭
令德誠
聖子神孫億萬年道揆之
矩亦羣工兆姓千百

世法守之資謂
皇上之春秋可謂
皇上之孝經亦可也擴而
充之即二帝三王治
天下大經大法當不

外是
在天之靈其欣慰而無怨
恫矣乎臣銓幸從輔
臣後兼摠史事繙閱
之餘雅得要領因述

其梗槩如此若我
皇上仁孝之性明武之資
敻出今古臣雖連篇
累牘亦無從蠡測萬
一矣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臣馮銓謹序